

本期執筆者：

半島
孟沙
海凡
金苗
施遠
草風
文風
林邊
勞力
林瓊

一醒
灿然
羽徒羽化
馬箭城
可爲
浮塵
翻騰
江南
摸象
山芭工



民族魂



摸象出版社出版。摸象文叢之三

民族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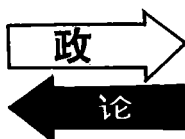


摸象出版社出版。摸象文叢之三

摸象文叢之三

半島 ● ●	由三極世界到兩條道路的時代.....	1
孟沙 ● ●	玉手鐲.....	6
海凡 ● ●	民族魂.....	14
半島 ● ●	"是詩？非詩論爭輯"的騙術缺憾.....	19
金苗 ● ●	船.....	25
施远 ● ●	家鄉.....	26
草風 ● ●	流螢.....	29
文風 ● ●	羅半島想「獨霸文壇」？.....	30
林边 ● ●	草地上.....	33
勞力 ● ●	關於學校教"文言文"的討論.....	34
林琮 ● ●	還鄉.....	37
一醒 ● ●	針灸與氣功.....	38
灿然 ● ●	鐘.....	40
羽化 ● ●	旋風.....	41
馬箭城 ● ●	魯迅奔月.....	45
可为 ● ●	所謂書評.....	49
浮尘 ● ●	姜太公釣譽.....	51
翻騰 ● ●	八畝地.....	53
江南 ● ●	嘴臉.....	58
摸象 ● ●	致華文老師的一封信.....	61
山芭工 ● ●	怎樣把荒芭變成花園？.....	63

由三极世界到两 条道路的时代



——半岛

美国第三十九届总统卡特先生，执行了这样的政策：提倡人权，和传统的敌对国家和解，不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这就使三极世界，转变为两条道路的时代！也即正式参加到中国与世界第三世界的国际统一战线里面，共同抗拒苏联独霸世界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了！

中国与美国这两极，将互相取长补短，逐渐创造，完成一个适合人数发展前途的理想社会。

美国卡特政权，是发展了“尼克逊——基辛格”的“改变世界”政策的构思，使之更接近“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体系。

卡特总统和他的智囊集团，对现行的卡特政策，是根据下述的时代条件作出分析，具远观的，按发展规律，拟订出来的。

一、越战、安哥拉之战的澈底失败，使美国统治阶级的有识者，理解和体验到：“输出反革命”非但阻不住世界革命的巨流，更有赔上美国澈底败亡的真正危机。

二、苏联今天“输出革命”的成功，是短暂的利益；它的背后祸患，乃是违反国家平等、民族解放、经济自主的时代主流！当革命战争胜利结束后，苏联无法负担支援经济革命的物质要求，友好的从属国家会因不公平对待而反

目成仇，那时苏联势力被驱逐出境将无法避免。

三、美国不干涉他国内政，既不必浪费“输出反革命”的资本，又不会结怨革命成功的新政权；养精蓄锐，储备物力与国际公正的威望，待时而动，可以取得将来第三世界与苏联反脸后的国家的支持。

四、美国现在就开始和古巴、朝鲜、越南和解，化敌为友，正常化国交；从而寻求美国适应世界巨变的办法，取得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互利互惠的经验；并树立友好的信用。从而使美国也随着时代进展而递变，使制度与生产力相符合。

这就把美国在国际上的消极角色，改为积极的角色！世界因此由原来的三极，演变为两翼的竞争。

美国结束了“反革命输出”政策后，这世界剩下两翼竞争，即两条革命路线斗争的现实。两条路线是：

甲、毛泽东路线。国际关系和平共处，国内政治由人民自决。

乙、布列兹涅夫路线。国际关系“革命输出”，国内关系独裁不民主，工农兵没有发言权。

美国卡特政权，所以选择参加“毛泽东路线”，是因为“毛泽东路线”符合美国利益，符合人类世界发展进步的规律！它可以减轻革命过程的损失，有时间容许“被革命的阶级”，逐步适应，逐步认识、理解这过程对于当权阶级是唯一的，最佳结果的道路，仍可共存中转化；而不必被粉碎，在急剧的痛苦中被消灭。

布列兹涅夫路线的“输出革命”，以建立社会主义大帝国为终极目标！是以暴力消灭反对者，以一伤一亡——人民在外力介入强行革命中，大大增加死伤，物质破坏更

严重，而反人民的统治剥削阶级，立即面对战败灭亡，无可选择的要作困兽之斗了——来改变世界。它不符合人类变革的规律，会产生如下的副作用：

A、迫使资本主义工业富国，在无路可走时，孤注一掷，用同归于尽的办法，打一场核子世界大战。

B、社会帝国主义对从属国的国际剥削，违反落后民族经济兴起的历史愿望；中、小国家起来反抗，以及苏联持条约法规，摆主宰者的架子出兵镇压的危机，不可避免。这又陷入殖民战争的反革命窠臼，不能自拔，危害世界和人类的平等公正。

C、这样当权的新阶级，抓住财权和政权，对劳动阶级独裁榨取，将走历史的回头老路！与天下为公、人人平等，背道而驰。

所以，人类革命道路，文明进步的发展，欲速则不达，投机取巧是弄巧反拙的！必须具远见，要能透澈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正视国际势力和民族进展情况的复杂性，多样性；了解各不同民族进步有先后，发展有参差等所局限了的，思想觉醒程度之不同，顺其次序，按其规律，适当的有秩序推动；才有好结果！

正因为人类进步的现状，是民族文明有参差，国际地区的发展有先后，思想受环境的局限，这些不同的因素十分复杂；所以，中美苏各有自己的信众！智慧的远见，全面认识人类前途发展的规律的人不多；所以，世事纷繁，不易统一观点！也是所以，苏联在非洲的“输出革命”，在当前阶段，对比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性压迫、剥削的积怨，以及西方仍未澈底改变自私行为的今日，正义是在苏联那边！它符合非洲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愿望和利益。

以后苏联要剥削控制非洲，那是时间未到，非洲人尚未见到的事，难以说服与解释。不现露的事，只能以正确理论及实践去对比和提醒。

假使当前没有苏联、古巴，在非洲“输出革命”，并打败美国在非洲的“输出反革命”（如安哥拉的较量）！则卡特总统，就不可能抛弃基辛格前国务卿的美国政策了！这就是说，卡特不会在札伊尔当前的内战中，放弃“输出反革命”的明智决择了！

当卡特总统澈底执行不“输出反革命”暴力，全心全意支持国际准则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主要是不到他国去镇压革命）、让各国人民自行决定内政，而又参与抗拒“革命输出”的苏联的行为时，世界上的中小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工业革命就得到充足的维护力量，可促成苏联现行的“革命输出”的暴力行为，走向没落、失败，取得历史教训而改变国策了！

那么，要提醒的问题，是中、美两国，今后对国际上，不应为反苏而牵涉入苏联“输出革命”的第三国（如札伊尔）的内战中，去武对武战！或过份出面骂战！因为，只有这样，将来中、美要协助札伊尔胜利后的革命政权摆脱苏联的控制，才更加方便行事！同时，也让苏联更迅速的背负起更多的“输出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又在战后复兴的经济建设中把果实烂掉，压弯莫斯科的脊骨，然后“亲家变冤家”，被赶出中、小国家独立自主的国门外去！

西方报导，说中国支持札伊尔，我不大相信。中国支持各国内政自决，外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革命输出”与“反革命输出”，中国都反对！这是可信的。这不能等

同於支持腐败的私有政权，因为支持具体的政权，和支持广泛抽象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两回不相同的事。西方通讯社，时常用诡辩混淆这两者，是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近时，美国插手支持反布都总理的巴基斯坦内政，是很不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其结果，也将步安哥拉的覆辙。这也是对中国不够朋友的表现，因为中国自尼克逊访华后，对美国的容让是有目共见的，而美国竟对中国的老友巴基斯坦，暗中下手脚，未免太失礼而见笑吧！

在今后中、苏的斗争中，中国对非洲问题，应吸取五年前苏联在亚洲的柬埔寨支持龙诺政权的教训！则可以避免估计错误的损失，而长保正确的执行国际主义原则。

从现在开始，国际斗争，就进入为完全实现：既不许“反革命输出”，又集中更大的势力制止“革命输出”的左右两极端的胜利斗争的时代了！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而当权者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要做人民的政府呢？还是要做反人民的政府呢？

只有这两条道路，各有其必然的结果。

（一九七七年四月廿四日，於古来十九碑）

玉手镯

——孟沙

徐凡的脚步刚刚踏进门口，立刻听到老三安安那像麻雀一般的说话声和笑声从厨房传来。

「甚么事情这样高兴啦？」他也感染到一股兴奋，走入客厅，禁不住高声问。

安安听到是爸爸的声音，便一蹦一跳地跑了出来。她迎着徐凡，扬了扬手上的一封信，「哪！爸爸，您快拆开来，看看是不是真的中奖了？」

「中奖？甚么中奖不中奖的？」徐凡给弄得糊涂地接过信件。

那是一封挂号信。信上写着他的名字。不错，信是寄给他的。

他又看看信封左上角印着的商号，那是一家肥皂厂的名称。

「它跟我有甚么关系呢？」他仔细端详好一会，总无法联想是怎么一回事，便喃喃自问。

站在一旁的安安可急了。「爸爸怎么这样容易健忘呢？您不记得了吗，早半年前您不是参加这家公司的一项有奖问答比赛吗？现在回信了，我想一定是中奖了，不然绝不会用挂号信寄来的！」安安一边说，一边催促徐凡道，

「爸爸快拆信吧，刚才我才和妈妈争论过呢，她就是不相

信我的话，现在，我要让事实证明我的猜想一点都没错！

1

徐凡给女儿这么一提醒，倒依稀想起这么一回事来。

他真的老了，他想。时光不留人啦，过了今年，便将进入六十大关。人老了，记忆力要不衰退才是怪事哩。可是他偏偏就不服老，常常感觉自己还是在壮年，身上散发着无限的元气，使他到了退休之年，还是坚持不肯退休。只是工作的岗位转移了，从一个政府公务员退到一家私人商行的日薪文员。身份虽不同，但是工作热忱始终维持不变；而且在心情上，他更有一种自得之乐。过去他工作是为了养家，现在则一半是为了兴趣。

同时也是为了兴趣，促使他破天荒参加了一家肥皂粉厂主办的有奖问答比赛。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中奖的事，现在收到这样一封信，又听女儿的一串叽咕，他倒是有几分期望的。

他於是把信件小心拆开。

这是一封很简短的通知书。他看了一遍，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一次，没错，他中奖了，而且是首奖。

他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信很快便落到安安的手上。片刻之间，安安那麻雀般欢腾的声浪又在客厅里爆响开来。

「哗，不得了啦！爸爸中了头奖，中了一部车子！」安安连跑带跳地窜进厨房间，「妈妈，您相信吗，事实比我想像的还美上千倍万倍！」

正在为炊事忙碌的徐妈，听了女儿的话，也为这意外的喜讯振奋不已。

坐在客厅的徐凡，一时之间，像被投进一块巨石，使

他一向平静的心湖顿时紊乱不堪起来。

别说一部新车，这样的奢念他从来没动过，就连最起码的甚么万字票安慰奖，也从来没有他的份儿。因为他自始至终不相信命运，赌博的事完全沾不到边。谁想到那次偶然的参加会带给他做梦也没想到的运气。他真不知该从何高兴起哩！

信上打了××肥皂厂的印章，公司的经理也在通知书上签了名，事实告诉他：他是首奖的得主，公司希望他在一个星期内前往领取新车。新车的时价是九千元。

一部新车，价值九千元，呵，幸运之神呵！怎么顷刻间对他如此厚爱起来！

当晚，等老大彬彬夫妇、老二徐霖下班，还有在念书的老四容容回家后，一家七口用过晚餐后，便齐聚在客厅上举行家庭会议。

会议讨论的主题当然是有关中奖的事啦。

徐凡是一家之主，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他暂时保持缄默。他要听听家里每个成员的意见。

首先是徐妈说话。

徐妈自然也分享家里每个人的欢欣和兴奋，但她说话的语气仍然维持以往的平静。她说：「我们甚么样的日子都过了，穷也穷过了，多这几千元并不会使我们富到那里去，少了那几千元也不见得我们就活不下去。我个人没有意见，一切由你拿主意就是。」

最后的两句话，她是对着老伴说的，从她那含蓄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对丈夫的信任和爱心。

老大彬彬接着发言。他说得很认真，「我还是一句老话，爸爸还是留在家享享清福，不要那么辛苦到外头奔

波。别说现在有了一部车子，或是现款九千块，即使甚么也没有，我们都大了，都可以自立了，爸爸何苦还要出外工作呢？]

彬彬今年二十五，在一家化学工厂做技师，去年才结婚，妻子也在同一间工厂做女工。

做媳妇的这时也附和丈夫的意见。她而且还补充道，[只要爸爸妈妈能不那么操劳，有多一些时间休息，保养身体，我们做儿媳的便很安心了。]

接下来轮到老二徐霖了。徐霖前年念完中学，刚好附近一间小学有一个教员空缺，他便毛遂自荐，结果录用了，担任上一年临时教员，便申请受训。今年初获得教育局来信批准，使他喜出望外。

轮到他发言时，他思索了一阵才说，[依我看，车对我们家庭並不实际，不如把它变卖，将钱存入银行生息。家庭经济情况好转，爸妈俩再也不必为子女们操心。我同意大哥大嫂的看法。]

徐凡默默地点头。徐妈这时和他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安安坐在一旁，她好不容易等到两位哥哥讲完，便紧接下去发言。她的话一向都比别人多，这次也不例外。她说：[二哥主张把车变卖，我不反对，不过我认为爸爸年纪都大了，一辈子为家庭操劳，难得有安闲的时候。我的意思是，现在有了一笔钱，爸妈俩正好可以乘这个机会出国去观光旅行，这样人生才有意思！你们说这样做好不好？]

安安去年刚考完九号文凭试，此刻正在等待考试成绩。她的志愿是做一个空中小姐。当她把心里话说出口，听

的人都开怀地笑了。

最后轮到容容讲话，容容是徐家最小的女儿，她今年还在念中学。她没有哥哥姐姐们的健谈，也没有什么意见可发表。她只是静静地在一旁听着。问到她时，她似答非答地说，「我要说的话，哥哥姐姐们都说了，还是让爸爸妈妈商量后决定好啦！」

徐凡从头到尾都是默默在听。他很欣慰孩子们都能道出自己的心意，但是，他並沒有告诉他们他将怎么做。

这晚上，徐凡很夜还无法入眠。

灯下，他和老妻还在谈论着中奖的事。

他感慨万千地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懂事了，我们做父母的一番心血总算没有白费。现在，也的确应该为我们俩老自己想想啦！」他看了老妻一眼，接着说，「阿薇，你嫁到我们徐家，也够委屈你这一世人，到底皇天不负有心人，今天带给我这个好运，让我有机会可以补偿一下过去的不足和你所欠缺的……」

不待徐凡说完，老妻便阻止他道：「瞧你！过去的已经过去，那些伤心的日子还提它干甚么？当年，我嫁过你们徐家，也是心甘情愿，只要一家人和和气气，生活再苦一点也心安理得，你又何必放在心上呢？倒是你，应该回过头来为你自己着想才是！」

徐凡紧紧握住妻子的手，他感动地说：「不，我总觉得我这一生欠你的太多，我要设法补还。你说过，一切由我拿主意，我现在已经知道该怎么做。」

翌日，徐凡特地向公司请了一天假，到××肥皂厂去领奖。

汽车对他来说，是一件奢侈品，在这一点上，他没有

作出太多的考虑，便将新车变卖，换取九千元现款。

回到家时，已是傍晚时分。家人都已经等到焦灼不安了。

看到他回来，安安第一个冲上前去。

「爸爸，您怎么一去便是一整天，害我们一直在为您担心呢？」

徐妈也有点埋怨地道，「可不是，瞧你，又不愿意让彬彬陪你一道去，真叫人急坏了。」

老四容容也忍不住插口，「爸爸，那部新车漂亮吗？很可惜，我们没有机会坐一坐过瘾！」

家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围住徐凡。只见徐凡始终笑口殷殷，没有答腔。

直到大家都安静下来，他才从口袋里摸出一盒东西来。

盒子打开来，安安首先失声喊了起来，「啊！一对玉手镯！」

徐妈也望着玉手镯发怔。她吃惊地问：「它不是已经变卖了吗？怎么你……」她竟说不出话来。

「哦，我想起来了，」是彬彬的声音。他若有所思地说，「这不是妈妈的首饰吗？」

徐凡点点头。

「彬彬说的一点也没错，它正是你妈的私产。」他神色凝重的说，「我今天把车变卖拿到钱后，第一件事便是赎回这一对玉手镯，你们想不到吧？这一对宝物已经离开你妈整整十三年啦……」

是的，整整十三年了。

十三年前，正是徐妈产下容容的那年。家庭经济开始

陷入最大的窘境。徐凡方刚处理母亲的善后，花去了不少钱，接着妻子临盆，东挪西借，弄得狼狈不堪。徐妈在不得已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将当年出嫁时母亲送给她的家传宝物——一对玉手镯，抵押给徐凡一位从商的朋友，换取一笔现款去应付燃眉之急。为了这件事，徐凡始终耿耿於怀……

如今对着孩子和媳妇，他把那隐藏在内心十多年的秘密全盘倾泄。『我和你妈的结合不知经过了多少困难和挫折，你妈是个富家女，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下嫁到贫穷的徐家。那时我还是个穷书记，你妈跟着我，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逆来顺受，最后连她唯一的私蓄也不得不拿出典当，她还是没半句怨言。可是在你爸的心里，却希望有一天积蓄到一笔钱，无论如何要把那双玉手镯赎回。这些年来，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的教育，我已没有太大的指望，谁想到有今天……』

噢！今天这个日子，对徐凡来说，毕竟是太难忘了！

徐凡一早便出门。从××肥皂厂领了奖金出来，他便搭乘一辆德士赶往××新村。到了××新村，在村人的指引下，他找到了他当年从商的朋友袁贵。

十三年前，当徐凡把玉手镯抵押给袁贵时，他曾老老实实在地说出自己的心愿，『这对玉手镯，我一定要设法赎回，非万不得已，请你不要转让……』

朋友一口答应下来，而且安慰他，『你的心情我很明白，这件宝物就算是寄放在我这儿好了，任何时候都欢迎你来赎回！』

十三年后，朋友久别重逢，对他仍是从前那样，一点也没有忘旧。对方也坚守诺言，玉手镯仍旧别来无损……

徐凡把心里的话说完，才舒了一口气。最后他说，「了却了这桩心愿，钱财对我已经是微不足道！」

说遍前尘往事，徐凡环顾身边每个人。这时每个人脸上，好似都流过两道泪痕。

徐妈这时更是泣不成声。她手中紧握着一对失而复得的玉手镯，她感受到一股沉重无比的份量……

（稿於七七年八月廿二日）



民 族 魂

——悼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
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坟。

绍兴美酒醇香
总不及您永志留芳
且悠然举杯浅斟
倾听一个伟大的故事
在酒楼上 在文苑里

那袭暗淡马挂书生的飘逸
偏不踩踏古人底蹈辙
不吟风、不弄月
毅然面向时代的审判

犹记东瀛仙台医学院的解剖
那影卷里魁梧麻木的同胞
映您胸怀骤然欲裂
啜泣民族精神底沦亡

走马花灯似的京城
盘发与剪辫纠葛的年代
痛感众生面目朽如棺木
寂寞似毒蛇缠绻胸怀
您的灵魂在涔涔血流
不甘生命在啃嚼古碑哟(一)

新青年的史册里
怒视那暮气沉沉底历史
愤慨那歪歪斜斜的仁义
您昂然无畏地怒吼
擎起打倒吃人礼教底大纛

您外表是地壳
您内层是熔岩
广阔的心灵世界里
一手执火，一手执剑
您矢志燃烧生命
焚化那腐朽的民性

薰陶於魏晋的传统
追寻托尼文思底风采(二)
遁迹章太炎的足印
亦曾涉猎马克斯的启蒙(三)
融化古今中外於火炉
遂提炼成叛逆的影子

您是莱漠斯(四)
您是封建宗法的叛徒
您是绅士阶级的逆子
尽管冷酷铐链纵横交串
您凜然刺破黑幕筛光明

荷戟的日子独徬徨
偏向血丛寻诗章
阿Q虽茫然示众赴刑
却深深刺痛民族底暗疮
恨恨敲醒夜郎自大的秃头

犹记鸳鸯激浪蝴蝶回旋时
文棍乱舞齐围剿
您呵横眉冷目动笔戈
坦克似地冲锋迎战

一只严肃的笔尖
刮破道家底面目
满腔炽热沸腾的熔岩
冲毁阻滞前进的堤堰
落水狗呵遂猥猥慌逃

笔管蓄满民族血
溅染中国仇
点燃爱国火
在白色的魔掌里

引出一条血的生路

您非冷然於云端的圣哲
而是民族魂底手术师
剖解黑暗神州的毒瘤
像匕首 似投枪
以喷火烧焦黑夜待天明

揭竿一帜的民族魂
您冷笑欧洲人临终底原谅
呐喊出时代的强音
立姿於奴颜媚骨之外

秋风拂 叶飘零
十月天里十九颗寒星
欲闪还熄的凌晨
一代伟大文匠呵
在肺结核苦苦缠绵后
於是安息在红色棉质夹被里
却掩不住您那清瘦消瘦底顽强

没有敲锣的旌旗
没有锁呐的輓歌
不要僧侣 不要牧师
悲风秋雨赶长长送殓行列
万人空巷 心心共泣

战士敢於面向血淋淋鞭尸
纵然苍蝇嗡嗡叫
嚼着战士底伤痕
它依然是垃圾堆的无聊
您仍然是傲然屹立崖上的青松

您那浓浓眉须
您那炯炯闪烁底眼瞳
震撼千万儿女的心弦
感染似簇簇阳光底璀璨

您的勇敢立姿在典范里
您的名字不朽在青史中
一隶胡须的横逸
一卷纸烟的潇洒
您那孺子牛底神态
誓必永活在世界文苑里

(稿於七六年十月)

注(一)：参照自鲁迅在《呐喊》一书的自序。

注(二)：参考自孙伏园的《鲁迅逝世廿五周年杂感》，托尼系指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德国思想家兼文学家尼采。

注(三)：马克斯（一八一八年至一八八三年），德国的经济学者。

注(四)：瞿秋白引用神话中敢於蔑视庄严罗马城的莱谟斯，来象徵和歌颂鲁迅。

‘是诗？非诗论争辑’ 的骗术缺憾

——半岛

陈雪风编“是诗？非诗论争辑”，是“掩耳盗铃”式的“骗子喊骗子”。不论从形式或内容上看，都是“欲盖弥彰”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手法。

“是诗？非诗”的论争，也像中苏六十年代论战一样，苏联发表了三千多篇歪曲论调的诡辩文章；中共只发表了九篇辩驳，並大量转载苏共的攻讦文字。苏共却一篇中共的反驳文字也不敢登给苏联人民看！但是，胜负之数，举世公认，九辩胜三千。

很妙的，陈雪风编（骗）的“是诗？非诗论争辑”，也只收入金苗一方的九篇反驳！可见诡辩术总是靠三点：A、以多为胜！B、不敢公平论战。C、玩骗术。——这些事我已告诉黄安平（欣向），他却不信他们是自挖坟穴，现在正好掩埋他们自己了。

这里分项逐点来看看“是诗？非诗论争辑”的骗法，以及“幽林秋月”的“评议”吧！这是趣味盎然的東西。

一、“是诗？非诗论争辑”的骗（编）法。

A、一九七六年一月廿一日至三月十日，在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笔战，刊出陈雪风一方十一篇文章，金苗一方刊出也十一篇文章，另三篇是中立文字（其中一梦两篇，首篇帮陈雪风，次篇贬陈雪风）。但收入在“是诗？

非诗论争辑”(以下简称“论争辑”)里的文字,陈雪风一方有十篇,金苗一方只九篇,一梦的帮陈雪风文收入,贬文打入附录。

B、“论争辑”共收文字四十二篇 加上陈雪风写的“前言”(自卖自夸式的论战内容),是四十三篇。扣除“读者文艺”刊出的二十篇文字,余下二十三篇清一色是“文艺春秋”刊出的,陈雪风单方的文字。

C、“论争辑”全书除九篇是金苗一方的反驳外,三十四篇是陈雪风的围攻文字。妙在全按金苗的预言进行。

D、附录的文题和笔名未收文字内容的,七十八篇。有六篇是“读者文艺”刊出的,七十二篇是“文艺春秋”刊出的。

E、在附录的七十二篇“文艺春秋”刊出的文章,只有五篇是金苗一方的,其他六十七篇都是陈雪风一方的。

F、“论争辑”金苗一方的文字,目录如下:

(一)收入正文的有:

回答你,以一束“非诗”	作者金苗第9页
谈批评的态度	水 15
“疯狗的唾液”	韩石 20
一梦的“书评的新风格”	莫醉 27
批评?挑剔	从云 36
批评。论战。立场。资格	半岛 46
再看看金苗的诗“锄草的小姑娘”	半岛 57
我对“嫩叶集”被围攻的答覆	金苗 84
批欣向的“驳莫醉的歪论”	莫醉 87

(二)附录中金苗一方的文章:

也谈陈雪风评“嫩叶集” 寂寂

诗两首

半岛

二月的“读者文艺”

钟夏田

以上在“读者文艺”刊出的。以下五篇在“文艺春秋”刊出。

我看陈白成的评“锄草的小姑娘”

谢祝南

消极的批评态度

水

也谈“嫩叶集”

傲阳

驳欣向的论点

古秋

情诗可以写吗？

符肇流

(三)半岛在“读者文艺”及“商余”(尚未被禁刊之前)写过许多首笔战诗，数篇寓言，反攻“文艺春秋”，陈雪风一伙，也在“文艺春秋”发表文章，说半岛“置人死地”，破口大骂我的诗、寓言文字。攻击人身污蔑我。然而，“论争辑”正文附录都不敢提起，这些寓言和笔战诗。并非“落荒而逃”，而是陈雪风关门不敢选入“辑”中！为什么？因为这些寓言与笔战诗是“棒”而陈雪风“见之惊魂”也！

——这个在“幽林秋月”的“评议”总结文中，也有提到，可见有证有据。同时欣向否认陈雪风在星洲做过印务馆的校对。事实上陈雪风——在星洲芽笼的光华印务做校对多年，何必否认呢？

(四)二月的“读者文艺”，是钟夏田被歪曲攻讦后，据事实澄清他的编辑不偏不倚的统计文字，并非参与笔战的文章，陈雪风编入附录，是有意欺骗读者！若刊出内容，人人都知道这文字是避谣的。所以，只附录影射，不敢刊出内容。

可见陈雪风编“论争辑”煞费心机也！

G、附录中的文章，为什么不刊出内容呢？

(一)因为这些文字，骂下流话，暴露作者是下三流角色

(二)因为这些文章诽谤，可以被控上法庭。

(三)因为这些文章有不少暴露反动立场，露出尾巴来！

以上三点，是陈雪风一方不敢刊内容只附录文题的原因。

(四)金苗一方只用附录，不刊内容的，其一，是陈雪风无法反驳，被击中要害的！其二，部份在“文艺春秋”刊出替金苗说话的，都是看不过眼的读者，而不是论战主力。

(五)陈雪风一方，有一个人用许多笔名的，是主角临时化笔名发表。不敢以真面目出现，而虚张声势。

二“幽林秋月”的：“嫩叶集”论争的评议

A、幽林秋月是何人？

答：即是纪铎、甄供、贝一、曾任道先生，“文艺春秋”的“编者”者也！

B、自吹“公正”编辑的曾任道，竟不用编者出面总结，临时起个笔名写“评议”。何故？因为通篇“评议”集中了陈雪风一伙的骂人大全也！若被读者知道“幽林秋月”是编者，公正的面目何存？文中大喊的骗子何人？不是很清楚了吗？

C、曾任道在“评议”一文中，大抄左派文艺批评的理论，大抄鲁迅先生的名言，大抄“毛诗”的“大序”来充场面，又大抄“文艺春秋”刊出的骂人文字。这其一，是自相矛盾。其二是，一切为“别有差使”而断蹄折腿的“马场马”服务！难道左派与鲁迅，教人们做四只脚的动

物么？曾任道一个文艺副刊，真能把“死马”医活吗？

D、“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而又没有求证。这加了引号的句子，正是表明引自他人。而在一九七四年我驳陈雪风（许默）时，已经指明了，陈雪风是运用胡适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曾任道看不懂引号的作用，竟以为是我偷用别人的名言！在“评议”一文中，煞有介事的说：“笔者记得（按曾任道自称）[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这句话，是当年胡适之提出来的，并非是罗半岛首创，……”大大攻罗半岛是小偷等语。这仅证明诡辩者，看不懂引号在文字中的意义吧了！作为自称马华文学史上功臣的曾任道，原来不知标点符号！至于一九七四年笔战时，欣向会偷用我的文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当然记得，我扣给陈雪风的，是说陈雪风不过胡适之的信徒等语了！又何必必要曾任道（幽林秋月）再来“笔者记得”？事隔不到二年，曾任道在“评议”里也清楚记得，一九七四年罗半岛与陈雪风的“私仇”（天天到我办事处喝好茶的陈雪风，不认识罗君，背后插一刀而已），也知道“姑不论那回笔战的胜负”（好！招认他的难兄陈雪风那回一败涂地了）等语。怎么会不知道我扣陈雪风的帽子是“胡适之门徒”，而引用“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这个名言呢？这是诡辩术的致命伤，自相矛盾，行为前后恍惚。

——原以为可以把罗半岛说成小偷，却不料曾任道自己暴露不懂标点符号之运用，才会把加引号的文字说成罗半岛自创了！顾此失彼，漏洞百出。——但愿曾任道、陈雪风不要把“论争辑”焚掉。

E、曾任道及其一伙，从头至尾不敢表明为谁服务？藏住立场。却在骂我的文章中（“文艺春秋”刊出的），

把我被外国特务绑架去打“死针”的事，也摊出来辱骂说什么“义士难做”等语。公然站在外国特务的立场上，自行揭开画皮示众了！难道鲁迅教人们卖国么？有像曾任道这样的学生吗？请曾先生解答一下。连骂鲁迅“文坛师爷”的话也改给我了。其他的，已揭穿过了的，不再重覆了。

谁是骗子？公正在哪里？为谁服务？在“是诗？非诗论争辑”里，已经清楚告诉读者们了。这的确是“马华文坛一件盛事”，我原欲打倒一匹，不料竟露出一窝来，真正意外收获也，都自动跳出来了！



(29 — 5 — 77)

船来了
集合号角吹响
启程时刻到
心中燃起熊熊火焰

船

船靠岸了
上
暮色苍茫
烟火闪山岗

金苗

船开了
舵手功力深
满载钢铁
风浪低头



船远了
另一艘来
等待的人群
欢呼救星

家乡

——施远

农历新年到现在，快半年了，我都没回过家乡，这是我离别家乡最久的一次。

日前在报纸副刊里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只在我的家乡住了一年，离开后却也无限怀念，我读后，想念家乡的情绪，骤然填满心胸：家乡毕竟孕育了我将近二十年，何况，家乡还住着我的父、母、兄、姐、弟、妹、侄、甥，和很多老朋友，因此，尽管我事情怎样忙，心情怎样烦，也从来没有忘怀过家乡的风貌，家乡的人情！

今夜，难得有片刻的宁静，我独自站在露台上，倚着栏杆，看那满天星斗，看那群山的暗影，夜凉如水，景美如画，我不禁遐想起来，群山暗影朦胧中，我仿佛看到群山另一边的家乡，那唯一的街道，在同样满天星斗的夜色里酣睡着，睡得那么安祥，家乡呵！知道您别来无恙，想念您的游子，心里多舒畅！

家乡那唯一的街道上，两旁是矗立了半世纪的店铺，这些饱经沧桑的建筑，其中一间是我的家，家里楼下那间房，是母亲生我的地方，虽然几经重建装修，改换了几番面目，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间房的模样，那老式铁床，晚上是兄弟姐妹挤在一块儿听鬼故事的讲堂，白天则常常充作兄弟姐妹和邻居同伴们上演歌舞的舞台。

店前是南北大道，上下交通必经之路：每晚有数不清的车辆风驰而过，大罗里最够吵了，震得楼板也会动，最有趣的，遇到火车又刚好辗过店后不远的轨道，前有汽车，后有火车，声响固然不同，但在夜的寂静气氛里，却配合穿插得那么调和，听起来好像一支热闹的交响乐；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初到没有汽车声又没火车声的地方，还觉得不惯呢！偶尔回乡，夜里躺在床上细听这些久违的声响，趣味盎然，像在重温一个好玩的梦！

店后是一片旷地，不知什么人什么时候建了一间民众食堂，傍晚，这儿是大家休息喝茶或吃饭的好去处：我们听完食堂收音机的李大傻故事，就在食堂四周玩各种游戏，直到暮色苍茫，华灯初上，才在母亲的叫唤声中回家冲凉吃饭——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母校建在小山坡上，九年的时光，多少的回忆，如今想来，历历如昨，我当时的老师，很多已经作古，而我后来回到母校执教的学生，也早已出来社会做事，有时在街上，忽然听到长得比我还高大的青年叫我「老师」，却怎样也记不起他或她的名字，回家梳头时，发觉两鬓又白了些——少年时常常注意到父亲的头发越来越白，如今，却轮到自己，一旦意志消沉时，不由自主地叹两声；「白发催人老，青阳逼岁除」！

家乡没有名山胜水，只有一座本地人才感到亲切的狮子山，傲踞东北，远望的确像一只蹲着的狮子，稳重，沉着，不论晨昏晴雨，始终显得那么庄严，那么雄浑，给人一种安稳的感觉——稳如泰山，狮子山虽难比泰山，但它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打，也证实稳如泰山。水是更少了，小时候就只有到废矿湖玩水的份儿，但那是父母严禁的

，所以很难过瘾；后来紧急状态解除后，一些山泉瀑布，陆续被重新探寻出来，礼拜假日，成群结队，远足，野餐，游山又玩水，真是其乐陶陶！

儿时的同伴，求学时期的同窗，先后各散西东，现在很少联络了，只有一些留在家乡的，每次回去，总会聚首话旧，想当年趣事，说别后情怀，可是，随着时日的增长，大家也越来越隔膜，家庭，事业都缠身，见面机会当然少了，但牢锁在心底的情谊，也当然不会就此淡薄，不会就此冷却。

离开家乡后，南北飘泊，几经辗转，我终於定居都门，冠盖满京华，我曾经满怀憧憬，要分享一份京城的豪华，然而，事与愿违，令我一度独自憔悴，如今，我心如止水，看淡了浮华虚荣，要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然，精神的充实，因此，我常会想起我的家乡，不因别的，只因它朴实无华，宁静有致，若我不须再面对现实，我真愿回到家乡的怀抱，最好，恢复童年的烂漫，心安，又理得。

最近的将来，我一定要回家乡走走，看看家乡，看看父母家人，也趁便倾诉我的抑鬱，我的委屈，我想，只有父母家人愿听，也只有家乡才能充份的体会！

17 · 8 · 1977

□□
草风

流螢

在远处的林中，
在屋外的草丛；
夜夜我见你在那儿巡动，
提着那风吹不灭的小灯笼。

究竟你在寻觅什么？
是否寻找那演奏夜曲的鸣虫？
究竟你在探照什么？
是否想探看小鸟们有安恬入梦？

是你，描绘着神秘，
在黝黑岑寂的夜空；
是你，抒写着诗意，
在那幽暗静谧的苍穹。

黑夜里，你的光是慰安和希望，
在夜行人渴望和恐惧的心中；
黑暗里，你的光是一种启示和鼓舞，
你微小的生命能献出一丝亮光值得赞颂！

罗半岛想「独霸文坛」？

——文风

四月廿五日，我读到〔文艺春秋〕版上的一篇〔转载〕文章：读〔“是诗？非诗”论争辑〕。其作者叶鸣君大概只是意在要向读者推销〔嫩叶集〕论争辑一书，便不惜特意来一番〔热闹〕，再次狠狠地〔批〕骂起罗半岛来。並说半岛想〔独霸文坛〕，甚至还想做马华〔文坛霸主〕啦……。

作为一位普通读者或旁观者，我总觉得马华有些文人〔好斗〕或〔好骂〕。这原也不是一件坏事。不过，谁想真正去称霸马华文坛或坐上文坛霸主宝座，起码也得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给予公开支持才行。但是，半岛身为一个穷书生，无财无势，又凭什么去称霸马华文坛或成为文坛上的霸主？恰恰相反，是否握有文化工具在手及大事〔批〕骂半岛之狂人，才是名符其实，真正有意图去称霸马华文坛及做其文坛之霸主呢？且让读者拭目以观！

〔转载〕一文又强调说：〔现实主义向来是马华文学发展的主流〕。我以为〔主流〕之说，更是叶鸣之流专门拿来自我安慰之废话而已；打从葡、荷、英、日等殖民者和侵略者交替统治马来亚起，马华文学发展的所谓〔主流〕，向来就一直是殖民地式或亡国式的。而现实主义只能算是〔小流〕或〔挣扎流〕而已。又自大马立国之后，马

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也依然是「黄海」中的一支「小流」。若将它置於整个国家文化发展之中，那从来更不会是「主流」了。把「主流」说之事实如此无情地加以彻底摊摆出来，也许会伤了许多马华文人之自尊心，並且，还可能因此而招来一片「正义」批骂之声。然而，这是无可奈何之文化史实，我不想欺骗读者群，更不会跟在一些「主流」说者之臭屁股后面，而相继变成一个只会自我安慰和近乎阿Q型之作者。只是，我有须说明一点：现实主义並不等於是写实主义。从大众文艺之实质政治意义来说，一个真正之现实主义文艺工作者，他並不能单只是搬出新旧或批判之现实主义文艺名词来虚唬人，便以为自己的文学作品是屬於现实主义的。而是有需先视其文学作品内容，是否有正确地大多数民众之政治利益服务。

令人感到万分遗憾之事实，那就是有些向来只会强调及自称是「现实主义」者之文艺工作者，当他们「批」斗别人之时，实际上只是一再流於自然主义或虚无主义。而从来不会或不敢公开真正去区别出，什么是屬於资产阶级文艺之现实主义？而什么又是真正屬於大众文艺之现实主义？更荒谬不过的就是叶鸣君把「是诗？非诗」之文艺论争。说成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两种文艺创作方法之间的较量」。难道只是「两种文艺创作方法之间的较量」，而不是一场「文艺内容为多数人服务」与「文艺内容为少数人服务」之两种文艺路线之大较量？其实，若把罗半岛之文学观或其文艺路线胡乱打成为一种「自然主义」文艺，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称之为大众文艺的呢？

叶鸣君还在文内提到鲁迅。並说这回因「嫩叶集」而「批」半岛君者，已「发扬了鲁迅有关文艺批评的正确态

度1。这妄言简直是对鲁迅先生及其无产阶级文学遗产之一大耻辱和讽刺。因为任谁都知道，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文学革命家，他的一切都是名符其实地属于劳苦大众的。而不是属于「现实主义」「主流」论者的。也真是假左狂人如陈雪风之流，一再摇弄着「现实主义」之黑旗来大反罗半岛之大众文艺路线。然而，这会有什么好处呢？广大读者之眼睛是雪亮和公正的。半岛决不会因陈雪风而倒下。反之，最后发出笑声者，绝不会是陈雪风、叶鸣之流。这点是可以先下结论的。



(四月廿五日)

草地上

林边

马路的对面是草地
那里有山 有水
虽然山无回响
水不扬波

有树
树不翻舞
有风
夹着一股烟味
这是都市的清晨
带来了一批
並不习惯早起的人们

有小小画家
凝神构思
努力捕捉光和色
放进小小画框
在洁白的纸上
涂上大片的蓝
大片的黄
大片的红

(七七年八月十六日)

關於学校教文言文的讨论

——劳力

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副刊，近时展开了学校教文言文的争论。有人说，学校只教白话文，废除课本中的文言文；有人说，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后，编入课本中教授；又有人说，文言文到了华校高中时才教，更古的言文则到大学才教。

原因是教师和学生，对文言文都是苦差事，不易教，不易学，用不上。这是争论的双方都同意的！所不同的，是主张废除教古文的，认为古文过时不适用现在了！不主张废除的，认为数千年文化要继承发展，不可一概抹掉。

我认为这两种争论，各有片面的表皮理由，却不理解文言文对今日的学生接受，消化，运用的规律！所以这两种争论，都成为隔靴抓痒。

文言文，(1)在时间上，对现代的人来说，它是古文；(2)在文学上来说，它是概括、精炼，经过淘洗而去掉啰嗦，存下精华的文字语言；(3)在语文规范上，有其固定的意义和规律。

因此，在第一条上，必须理解过去的历史事物的称呼，才不至摸不着边际；在第二条上，必须学生们对方块字有更深入的认识，才能搞通言文的意义；这两点，都要学生的年龄，学龄增长了之后，才会通达！但，年龄多了，

再读文言文，不易记忆，对于不能记忆，没有深入头脑的文章，又无从理解！这是一大矛盾所在。这个矛盾，并非同时发生，而是分为二个阶段的事。

A、少小时记忆力强，理解力弱。

B、长大后理解力强，记忆力弱。

一般上，文言文体制短，文字不多。而且，文言文也有较浅显的，和一些更深奥的。还有更古拙的（包括国策、易、传、诗经、楚辞等）。

那么，举出了上面的人生过程的记忆理解情况，也举出文言文有浅深古朴之分，安排学校课程中的教学，也就有可能顺时、顺理，来解决学习的次序和方法了！

怎样把文言文编入课程，以及如何教授的方法？这下面，可以提出一个基本概念，予教育界作为参考，并加以充实与具体化了！

甲、小学（以六年制为基础，年制改动的也可据之改动）三、四年级，选些白居易、李白的浅显的诗，作为课本。五、六年级，则选些浅显，短篇的文言文作为课本。

乙、初中（以三年制来说），每年级选十课文言文，三年共三十课。加卅首诗词（也每年十首）。比小学的略为加深一些！当然，内容要选合理的。

这甲、乙两个学程，教法只要求学生背诵，读到滚瓜烂熟，而不一定要讲解。只要课文的标点符号正确，读音准确，就可以了。

作教师的，能讲解，就讲一点内容。但要完整，不必句解。

考试，勿要求学生用白话译释，只考默写即可。因为这个年龄，还不能理解，却有高度记忆的能力！只发挥其

所能，而不强其所不能。

丙、高中时代，再选深浅参差的文言文与古文，也以一年十篇，诗词一部份。

教法：既要讲解，也要精读背诵。

考试：可以默写与语译参半。

丁、大学时代，教子书及古诗文，全着重研究它的语言结构，摸清规律。为将来融会贯通，打好入门基础。考试着重以文言作文或写旧诗词。这时才针对上文所说的，第三点：文言文的特色，予以解决部份。

头脑的规律，是熟记了的东西，随年龄，阅历的增加而融汇贯通的。小时背诵古文一百篇，什么都不理解，长大到中年时，就能写出很好的文言文来了！这是许多长辈的经验。

顺其生理发展的特点，教其所能，不强求其所不能！教师与学生都不必叫苦连天，成就又稳准，等着结果实。

此外，大学古文的教材，最好把一部孙子兵法，作为课文，全面完整的研究。因其内容好，语法与所有的子书相同，可以为一切子书打开大门，就不难登堂入室了。

但要澈底了解孙子兵法，仍需整部背诵到滚瓜烂熟！这似乎可以编入初中的文言文课程中，先打个底。

好在孙子兵法，只有六千多字，分为十三篇，不难背诵。既取其精华，又为将来摸清子书语法规律莫下根基。

我的意见是，这样做，学到古文、言文，就不难继承先贤智慧，也可为白话文提供高水准的背景，才有发展的希望。

(3 — 4 — 7 7)

揣着一个思念
我回来了
乡亲们
别来可好

为什么
老以陌生的眼光
向我审视
向我探索

难道忘了
在我离乡时
你们年轻
你们有为

我本来也是
你们中的一员
一同学习
一起生活
也苦也甜



□
□
林琼

還

鄉

针灸与气功

□□一醒

针灸和气功，都是中国古代发展下来的医术与健身之道。由於年代湮远，加上当政者不重视，让它们在民间自生自灭，因此发展得极为缓慢。

今天，针灸已成为世界各国争相采用和研究的一项热门医学。可是，在五十年甚或三十年前，如你说针灸不但可治病，而且可作为动手术的麻醉法，这不笑脱彼邦蓝眼黄须儿的大门牙才是怪事。为什么目前针灸会受到重视呢？原因是中国的医生们，不但把它保存下来了，而且把它发扬光大了。假定中国的医生们不把针灸的医学发展开来，到现在，谁会去注意它呢？一切事物，有发展，必有成果，这是真理。

和针灸同是医术和健身之道的「气功」，运气就不那么好了。一直来，虽都有人练，也出过一些大师，但终究不及针灸普遍，发展也就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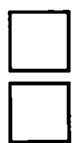
人们都把气功当作一种健身之道，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将它引导成为治病之用，这方面，中国目前已在进行了。相信日后必有惊人的成绩出现。

现在，你们说气功能治病，人们一定也会加以讪笑。但是，你又焉知今日的「气功」不是当年的「针灸」呢？总要有人去研究，有人去发展，才能掌握它治病的力量。

马王堆发现的汉墓，有相当完整的「气功图」出土，可见汉时贵族，亦知气功的功用。这对「气功」的研究，肯定是会有帮助的。

几个月前的一场笔战，有人恶毒地把这中国古代便流传的「气功」，污辱为「邪术」，这种为打倒对手不惜昧着良心污蔑正当民间医术的技俩，不但误导读者，而且也是很卑劣的。假如说这类人也是「好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伪君子」之流吧了。





灿然

鐘

那单调的节拍
前后几百年
从来不改变
滴答
滴答
地感叹
引来又送去
没有休止的时刻
生命的感叹
时间
生命
一氧化碳吸到血管
永不分离



旋风

——羽化

走出校长室，走出那高处不胜寒的斗室，他咬住下唇，涨红的脸上，似有一股深深的忿忿不满……。

回到教室，小猢猻们因为猢猻王不在，已开始在喧闹了，他轻咳了几声，学生们发觉老师回来，都沉静下来继续做作业。他靠着黑板捏住根粉笔，紧紧的毫无意识的捏着，粉末爆裂了出来，散落在地上；他眼眸却爆现出火光，教他愤怒，仅仅十分钟前，他的心境完全两样。十分钟，十分钟葬了他的梦想，葬了他的抱负，也葬了他纯洁的心灵。十分钟前，校役跑来说：「先生，校长叫你去！」想到这里，热气填膺，闷气充满了四隅。

「铛铛……」下课钟响了，孩子们都涌出了教室，他望着空旷的桌椅，似委曲也似自我安慰的说：我可是拿出良心来教育你们的！

虽然十分钟只是那么的短暂，那么的一瞬而逝，然而在他二十年的生命岁月中，那十分钟却是最残忍最丑陋的一刻，在他以后的日子里，这十分钟将是永不泯灭的回忆！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当他走进校长室，校长打开捐款簿，冷冷地说：「你要捐一百块？」

「是的。」

「是不是写错了？你想捐一块还是十块，现在改过还来得及。」

「一点没错，是捐一百块。」

「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打肿脸孔充胖子，你只是临时教师，薪水有限。」

「除了生活费，一百元我还拿得出。」

「你的家庭並不好，何必捐那么多钱。」

「捐钱办学是不分贫富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前武训还行乞办学呢！」

「你要和我谈办学？我吃盐比你吃饭多，我告诉你那种学校是没有前途的，别人叫你捐钱，随便应酬一点就够了，我也只捐十元，你干嘛捐那么多？你嫌钱太多是不是？」

「虚伪！虚伪！你是教育工作者，人类的灵魂工程师！虚伪！虚伪！」他在心里咒骂，在心里要将它枪毙，怒火燃起，昏热了他的身体，他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回去上课吧，我替你改为十元，和我一样。」

就这样茫然的走出校长室，走出他一向自以为最神圣严肃的地方。是高兴？校长为他节省了九十元；是悲哀？教育界竟出现这样的人物。

还是几个月以前，他刚从学校出来，满怀着希望和热诚到这儿来当临教，当时他对同房的工说：「我好喜欢教书唷！」工淡淡的望他一眼回答道：

「我也是的。」

工是师训毕业出来的合格教师，他常向工请教一些教学法和儿童心里学的问题，每回谈起，工总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的，并且还介绍有关的书本让他阅读。但他心里

却一直耿耿於怀，L只是纸上谈兵，並沒有将理论搬进课堂里去，有一次他忍不住问了，L只惨淡的说：「我已被迫成仙了！」

L为什么？」

「你很单纯，」L没有正面答覆，然后又补充一句：「将来你总会明白。」

现在，他开始明白了，L的落漠，L的怀才不遇，将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全部收藏起来，让它生锈，让它腐蚀……，这是多么悲哀！他不敢安慰L，其实他也需要别人的安慰，那次的创伤，在他心中楚楚作痛。就在这时，他获得印度大学的医科入学通知书，他高兴的急忙丢下这恼人的工作，飞向那几千年的古国。在他临出国前一日，他写了一封信给L，信是这样地写着：

朋友：

当你读到信时，我已在印度洋的空际，离我们年青的国家越来越远，但我思念它却是越来越深刻。

现在，我已明白你的落漠，那是教育的悲哀；而我为什么不等师训的录取就跑到国外，遵从父命去学医，朋友，你当然了解其中原委的；我怕怀着最大的希望却得到最大的失望；我怕自己所学到的一切，都被迫冷藏，然后腐蚀而化为乌有，我不甘这样！

朋友，你是孤独的，但总不会寂寞，有良知的人永不会寂寞的，但愿有一阵旋风能卷走一些废墟，减少周围的龌龊空气。

您已不单纯的朋友上

他可想像到，当L倚着窗读完信时，他的眼沾上了泪光。他亲眼看着一个单纯的大孩子，被染上了许多颜色，

是幸与不幸，他自己也说不出。大地上，正卷着小旋风，
将尘埃扬起……………。



鲁迅奔月

□□马箭城

对于中华民族，农历八月是愉快多姿而极富有历史意义的月份。又因为中秋节，这时的文艺创作也特别丰富些。尤其是感情丰富的诗人，不免产生许多感想。

五十年前的中秋节时，四十六岁的鲁迅先生也忘情澎湃的回忆起过去，展望着将来，而构思出《奔月》这神话改编小说，发表於十二月，他前往广州——当时卧虎藏龙的北伐根据地——的前夕。

《奔月》的骨干，取自古代神话，经鲁迅添缀枝叶情节，炼意经营，遂成浪漫色彩的融合着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一篇，在他数百万言的著作中，另有一种趣味和意义。故事叙述大英雄羿技高驰逞，箭下无情，飞禽走兽都被他猎打殆尽，世界只剩乌鸦，麻雀，虫豸和家畜，陷入日窘的经济困境。他已得了一剂灵药可以摆脱困苦的人间，却未曾服用。爱人嫦娥，再不能忍受长年吃乌鸦肉的日子，乃先行吞药，飞升到月宫去了。羿愤怒之余，企图把月射落。然而那月真不简单，不能摧毁。於是，羿也决定追奔上月。

《故事新编》中许多正面人物也有着缺陷，然而正如鲁迅所言：《有缺点的战士仍然是战士》，这並不影响作品的感人力量。这篇里的嫦娥，是美丽、可爱、果敢，然

而是任性及有追求物质幸福的倾向。羿是本领，仁爱、狡黠的英雄，然而有个人作风。严格而言，嫦娥的描写似乎显得混乱，前后矛盾，这是自然主义的流弊。故事的结束方式，则是现实主义笔法。

这里必须简述鲁迅一生主要的经历和感受。

鲁迅在儿童时代，就接触了许多神话，传说，发生浓厚的喜爱。他也从保姆等人听来许多历史事迹。有关长毛（太平天国）的，因为时距不长，故事特多。中国历史是充满了农民起义运动，上溯陈胜、吴广，以至李自成，张献忠，悠悠二千多年，大大小小的农民造反事件，不胜枚举。这些运动的结束，不是「换汤不换药」的成功，就是大悲剧的失败了。而大动乱的过程中，一些鲁莽、失去理智的个人行动，遗憾的加剧了农民的痛苦。例如张献忠的所作所为，就令鲁迅对之痛恨不已。太平起义是中国当时史无前例的革命，有崇高的目标和具体的改革方针。虽然在外力下失败了，人民却长久传诵着他们的革新事迹，怀有深刻印象。

到了青年时代，鲁迅目睹了辛亥革命，也热情过一阵子，无可避免的，这场由社会上层阶级推动的倒帝制行动，没有损伤到盘据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思想和落后的生产方式。鲁迅失望，甚至悲观，而信仰了自然进化论。

另一件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是他少年时的遭遇。当他十三岁时，祖父牵涉官司，家中变卖田产以营救，陷入了贫穷。於是鲁迅寄食在亲戚家，便受到他们的鄙视和侮辱。「乞食者」的污称，使一代文豪忆起时仍作隐痛。不久父亲又病倒，大儿子的他便出入药店当铺，为父亲的医药费奔走设法，又受到人们白眼嘲笑。到了父亲去世，更

可怕的事发生了。亲戚们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趁机欺侮他们孤儿寡妇，夺取他们最后的一点家产，使他们近於绝境。他深刻的体会了人们的冷酷，带了只有八块钱的盘川，出走似的远离到南京求学去，怀着充满仇恨的心。有理由相信，鲁迅所受的侮辱会不只这些。

因此，鲁迅的笔调是冷峻，深刻，辛辣和低色调的。在《明天》、《祝福》、《孤独者》中，背景灰暗阴沉，孤儿寡妇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人们是冷酷、无情和贪婪的。鲁迅出身士大夫家庭，转化成无产者，对于他那个阶级的人们充满愤恨。至於贫苦的农民，则在童年时体会了他们的善良纯朴本质，而在笔下流露出爱和同情。

到了中年的鲁迅，再受到了家庭的打击。原本亲爱的兄弟，竟然反目，决裂了。母亲也站到另一面去，连应该是纯洁的孩子，也对他喊出《杀声》，使鲁迅感到空前的孤独痛苦，而反映在《孤独者》中。

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和落后生产方式下，人们过的是贫穷，压迫和痛苦的日子，也没有婚姻自由——连爱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人类间只有恨，即使亲戚亲人，也一样互相残害。饱受了迫害的人们，对环境充满仇恨，或变得麻木不仁，一面欺凌着更为弱小者，苟且求生。只有压迫，没有温暖和爱的家、故乡和国家对人们有什么意义呢？爱国的意识怎能培养啊。因此，日本侵华时，好些地方的不少老百姓自愿为蝗军作先导攻占本土，或为他们的到来欢呼，是一种复仇的行为，是那万恶不赦的社会的毒果自尝。甚至高级知识分子的周作人，也不以为日本侵略者会比他的国人更糟，而背叛了民族国家。

在《孤独者》的心境中，鲁迅遇见了许广平女士。她

探访他，关怀他。他这团死火，开始温热，燃烧起来。爱，使他产生了对人类的新希望和信心。

写作《奔月》的同时，鲁迅也完成了《铸剑》，《故事新编》中最为成功的一篇。全文贯透着强烈的复仇意识，壮烈和牺牲的精神，是前所未有的，在这里鲁迅已溶进眉间尺和黑衣人两个角色之中，把过去和未来结合，为自己和天下的不幸者，向痛苦的根源复仇去。

《奔月》和《铸剑》发表后不久，广州爆发了四·一二事件。接着鲁迅编成《野草》散文集，写了《题辞》。文中交织着正义、愤怒、对《野草》的自我批判以及对未来的欣跃欢呼，是鲁迅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在爱与恨的力量下所作的慷慨宣言。

中秋节今年有两个，过后不久就是鲁迅逝世四十周年，这篇中秋文章，也算是对鲁迅先生的纪念。

七六年八月廿五日稿

所谓书评

● ● ● 可为

如果我说此时此地的书评是马华文艺最弱的一环，我想一定没人提出异议。因为我们的书评家之流至今为我们提供出什么样的货色，大家都是心里有数。

我想那多是肤浅、粗陋的东西。

不是谩骂式的水评，就是吹捧式的水评。将之称为「书评」，已是很客气的说法了。你不能有所期望，期望这些所谓书评深入地、全面地剖析一部作品的实质与内涵，期望客观的批判，对缺点有所提呈及提供改进的方法，期望内容与形式並重的批评原则……不，你不能有所期望，因为你得到的（从这些所谓书评）只是一些诉诸强烈的情绪的东西，一些「敌我分明」的东西（凡是敌人就要打击或甚至消灭，凡是朋友就要捧上天去！）

与我不同者，意见分歧者，主义相异者，不合我心者，都是所谓书评家要打倒的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鸡蛋里也挑得出骨头来，一行字，甚至一个字，也有毛病，由毛病形成罪名，造成大加挞伐的机会。若被评者竟敢提出辩护，则匕首、投枪有如雨下，炮声也隆隆四起，火药气味也到处弥漫，若你不逃，几乎连命也没了。

这就是「对付敌人」的水评。

至於讨好朋友的水评，写来轻松之至。什么主题正确

、深入生活、文笔优美、内容结实等等，等等，现成的评语多的是，俯拾即得。好话不怕说尽，同样的缺点，在敌人是不可原谅，在朋友却是稀松平常，一笔带过，没有惊人之处。在这种朋友主义式的书评中，你所能见到的，都是阿谀奉承，献媚跳加冠。评者洋洋自得，被评者也飘飘欲仙。

此时此地的书评，就是如此这般的充满火药与谄媚。作者们不是被打击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被吹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作家。

在这样情形之下，作者们如何去求进步？被打击，被吹捧，都是妨碍进步的因素。

所谓「有批评才有进步」，那要看是什么货色的批评。

倘使是有如上述的批评，马华文坛可以休矣！

为了马华文坛的前途，必须廓清所谓书评家一手散播的妖氛。为了马华文坛的前途，我们不容书评家再作怪下去，理应把他们揪出来，暴露出他们的丑恶面目，让他们受到认识而被唾弃。

不然，我们只有受害下去！

姜太公釣營

□□□浮塵

姜太公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勒令，駕臨凡間，以展其雄才大略，平天下，定庶民。

以姜太公之苦學，及其曾經飽歷滄桑，受過無限苦惱和委屈的才學，這一次駕臨人間，當然不會錯過大好機會。

可是，綜觀凡間，到處紛紛擾擾，紂王無道，民不聊生，要鬥臭，沒有商紂的臭，於是，他選了地處偏野山邊的周文王封域，翩然與其姜太婆（真名實姓待考）下凡。

周文王轄區，恰可稱為金山腳下，蓋人民治安良好，可以划地為牢，夜不閉戶，油水極多。

於是，姜太公手握「封神榜」，先在心中封了神，而後籌思晉身之計。終於，他想出了一個方法！

他看中了一座位在大道之旁的古老奎籠，每日晨昏，即到那兒垂釣，那釣離水三寸，且是直鐵無鉤，根本稱不上是釣魚鉤。

樵夫漁子，路經是處，偶而好奇問道：

「老先生，你这直釣離水三寸，怎生釣得有魚，豈不白費時機？」

「哈哈！」姜太公捋須而笑道：「我這叫愿者上鉤啊」

！」

当然，凡夫俗子，根本不知深意，於是一传十，十传百，皆谓姜太公贤明有道，更有仁慈之心。

於是，周文王耳闻其贤，不惜自己降了身份，亲自拉车，把姜太公接入京城，拜为身操生杀大权之首相。

姜太公可乐了，他不必用什么毒计害什么人，也不必学人推推挤挤，出动大批人拉票宣传，竟然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宝座。

拜相归家，他老告诉姜太婆：

「老夫此计，乃为『姜太公钓誉』是也！」



八亩地

□翻腾

风飒飒地呼啸着，怒吼着，夹带着雨点，像海中的狂涛，一阵强过一阵地袭击着巴吉破烂的亚答屋。乌黑的天空闪过火红色的电光，划破了迷蒙的黑幕。照亮了这世界，可是眨眼间，光明消失了，世界又恢复原有漆黑，神秘。

巴吉用白铝铁片，拼命地塞遮住屋顶的缝隙，尽管他补了又补，雨水还是冲射进屋内，溅打得满地湿漉漉的。

地上放满了盛雨水的大盆小桶，屋漏的雨水落在桶里或盆里，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大声、小声，像粒粒的石子打在巴吉的心上。巴吉眉端深锁着，眸子凝结着化不开的忧悒。在小破烂亚答屋里居住了四十多年，尝尽了风吹雨打，生活的坎坷艰苦，更加深他脸上如火车轨道般的皱纹。

「爸爸，我不读书了。」十岁大的女儿艾莎张着大眼睛，瞪着父亲说。

巴吉脸色一沉，不高兴地说：「你爸爸快愁死了，你还给我添麻烦！」

「爸，练习簿用完没钱买，铅笔也没有了。学校老师骂我穷鬼，呜…呜…」艾莎用手背擦着眼睛，「他还说没钱就滚回去，还读什么书。」

巴吉脸色阵青阵白，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他右手扶着桌旁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给钱你买簿子和用具，实在是爸爸穷得买油、盐的钱也没有。每天煮木薯、芋头、蕃薯来充饥，」巴吉抱住女儿，怜爱地抚摸艾莎青黄的瘦脸，「爸爸没本事买青菜、鲜鱼。你生在我们家里，只能吃木薯叶、香蕉蕾、草菇、野菜。孩子，你的命好苦，爸爸对不起你。」巴吉耸动着双肩，无限伤心地说。

「爸爸，快别这样，是我惹你伤心的，爸爸不要哭，你哭……」艾莎掩住脸，「我也哭了。」

屋外风声雨声越来越猛烈，闪电像魔鬼的血口在漆黑的天空张牙午爪，轰隆隆的雷声震荡了整个天地。

饭桌上只是二碟木薯叶的菜和用香蕉蕾煮的咖喱。巴吉把一块木薯沾了咖喱汁，然后塞进嘴里。吃了二块他就停下了手。他的妻子花蒂玛坐在暗淡的土油灯下，小小的火舌左右轻轻地摇动着，柔弱的光线映照在花蒂玛贫血淡黄的脸上，显得那么衰老苍白。花蒂玛轻启嘴唇道：「利昌店老板已停止我们欠赊杂粮了，他说我们欠他三百多元，不能再多欠了。」

「唉，」巴吉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你有到大儿子、二儿子那儿去想办法吗？」

「儿子翼翅丰满，会飞了。自己到外闯天下，建立自己的小天地。他们有政府的照顾，生活好了起来，却是忘了含辛茹苦养他们长大的老头儿。」花蒂玛把失神的眼光投注在巴吉的脸上，「我找过他们，没有用，这种忘恩负义，不长进的家伙，算咱们白养他们了。」

「嘿，巴吉，」一个中年华人走了进来，「吃饭了吗？」

「阿牛，你早呀，刚吃完饭，请坐呀。」巴吉拉了一张椅子。

「巴吉，我是带钱来的，上个月的工钱一共是一百五十元，」阿牛从荷包抽出一叠钞票，「你拿着数数看。」

巴吉接过了钱，「阿牛，我替你工作也有几年了，由於最近手头很紧，能够借多少周转吗？」

阿牛稍作思索一会儿，说道：「巴吉，不是我要责备你，我想不明白，现在政府多么照顾你，申请「礼申」、要土地，样样都给你们，可是你们却还是穷得连吃都成了问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政府对我们好是事实，可是你不知我们的苦衷。」

「远的不说，政府给你们种植的八亩芭地，属于华人的都种上树胶，现在开割几遍啦。那些属于巫人的还是野草丛生，任其荒芜下去，这是为什么？」

「阿牛，你是甘榜长大的人，你应该知道开芭要钱，买「驳枝」树种要钱，施肥要钱，动辄都是数以千元，我们现在连买米、买油的钱都没有，有了土地，又能做什么呢？没有饭吃能够耕芭垦地吗？就像汽车没有汽油能够跑动吗？」

巴吉心里有气，脸都涨红了起来，「你们华人父子间比较合作，人多好做事，所以开芭在人手方面是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巫人不同，儿子结婚后就跟妻子住在娘家，或是自己组织小家庭，像这般情形人力分散了，叫我们怎样去发展，怎样强起来？」

一时间，空气似乎凝结了，四周静得没有一丁点的声响。

「巴吉，我们是十多年的老邻居，帮助你是应该的。」

既然你没钱开芭，那八亩地任其荒芜、委实可惜，不如我们双方合作，你的八亩地借我种菜，我替你种上「驳种」树胶种，四年后胶树长大时，地方才还给你，这样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这个…这个…」巴吉呢喃着，「这样吧，我答应把八亩地借给你，但是每月要给我三十元费用。」

「只要大家有诚意合作，这点是不成问题的。」

几个月后，巴吉的八亩地遍植了绿油油的蔬菜、黄瓜、长豆、辣椒，当然「驳枝」树胶种也种上去啦。这么广袤的菜园，阿牛倾尽全家十多口的人力，也是没办法顾全菜园的工作，所以他雇用了七八位男女马来工人和华人工人，巴吉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位长工。马来工友的工钱普遍上都很低，其实住在甘榜里，他们除了在华人菜园打杂工，还能做什么呢？

巴吉把百多斤的黄瓜搬到「吉普车」旁，他的皮肤被晒得又红又黑，豆粒般大的汗珠沿着脸颊流下来，他虽然工作得很吃力，但是心里是很快乐的。

几个月又过去了，胶树抽出嫩芽，长出绿油油的叶子。巴吉笑开了脸。他想阿牛毕竟是好邻居，以前他常存有一种偏见，以为华人都是吃人、剥削人的吸血鬼；自私自利的生意人。可是阿牛的慷慨为怀，使他深深感到偏见的可恶。

巴吉采颀长豆，双手敏捷地活动着，不一会儿他怀里已满满地抱住一大把的长豆，他把长豆放进竹箩里，又快手脚地工作着。他头脑在胡思乱想，一刻也不能停顿下来，他想到将来胶树成长时，那时生活可就不用这么苦了。再也不用吃蕃薯、木薯、香蕉蕾、木薯叶；受利昌杂货

店老板的气；还有艾莎也不用整天哭闹着不要上学啦。

「巴吉、巴吉，」一个工人气冲冲地跑过来：「巴吉，一个人要找你。」

巴吉把手里的长豆放在地上，「什么样的人？」

「他是戴黑眼镜，打领带，脚穿闪闪发亮的皮鞋，手里还挟着公文事包，驾着大汽车来的。」

巴吉的心像被千斤锤一击，整个人呆了，脸色转青转白，惊惶异常。不久他缓缓垂下头，喃喃自语道：「要来的终归是要来。」

「你就是巴吉吗？」戴黑眼镜、打领带的年青人劈头就问。

「巴吉就是我，端，有什么事吗？」

年青人打开公事包，翻了翻文件，傲慢地说：「我是土地局派来的人，听说你把政府分给你的八亩种植地，租借给别人，破坏了土地合约上的条件，因此我代表当局特来通知你，当局决定把八亩地收回，以后你包括所有的人，都无权动用这八亩的土地。」然后他递给巴吉一张公文，转身而去。

「端，端，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巴吉两脚发软，耳朵嗡嗡地作响，只觉得眼前是一片黑暗，整个人像掉落入无底深潭，失去了知觉。

咀 脸

● 江南 ●

世上最难看的东西，我想，是人们的咀脸。

从人与人之间的往来里，你一定看过了不少各式各样的咀脸。你一定会同意我的话：大部份的咀脸都是令人厌恶的。

如果你是一个受薪的，天天你都要看老板长长的咀脸：么喝你的缓慢、嫌憎你的不够卖命！你忍气吞声的在等待，等待发薪的日子，那一天好不容易给你等到了，老板翘着脚呶着咀，把薪水的小信封丢给你，你战战兢兢的拿了，还蹶屁股鞠了个九十度的躬，一连说了好几声：I

THANK YOU！ 1 你摆的是全幅顺从尽忠的咀脸。

你如果有胆，请把头抬高点，欣赏老板发薪时的咀脸吧：那是一幅不可一世的咀脸！老板大人知道你的命根，或者可能是一家人的命根，就捏在他白晰的手掌里，只要他故意迟发几天薪，或者在发薪日外出不回，你就今天不回家啦，包租婆的咀脸、黄脸婆的咀脸、什货店的流水账……你怎么应付？

怎样的咀脸你都可以忍受，最令你害怕的是炒鱿鱼，只要给你一个通知，你就得马上滚蛋！当然在这个讲理的社会，老板会给你一些理由，但不管什么理由，失业两个大字会吓得你屁滚尿流！

可能你不会如此倒楣，做一个专受老板鸟气的小职员。希望你是个小商人，长袖善舞的，那么这回你得意啦，你可摆出神气的咀脸啦，你的小伙计向你预支「估俚工」时，要喜要怒、要赞要骂，就看你的啦。

但这时你要不要看别人的咀脸呢？我想也是要。小商人只是中间人罢了，你要买也要卖的。如果你只是买而不卖，请问你要赚谁的钱啊？喝西北风吗？如果你只是卖而不买也不行，总有一天你公司里什么都卖光了，你肯关店吗？你要卖老婆啊？你买的时候一定摆出马一样长的咀脸，因为这回轮到你出钱，你要买得便宜，又嫌七嫌八的，又不肯付现金，对方九求十叩的你才打了一张期仄，又要对方请你喝酒吃饭。你卖的时候，咀脸当然改变啦，顾客要讨价还价，又嫌七嫌八的，又要买一件送一件，这回你处处赔小心，价廉物美的游说一番，摆出了一幅你自己都厌恶的可怜的咀脸！

可能你更幸运，是个大财主，有的是钱，专做大生意，垄断市场，呼风唤雨。很多人要仰仗你老才能生存，你老的咀脸影响可就大啦，轻则叫一两人跌破饭碗，重则叫几百家人上吊。

你老就几乎看不到什么生锈的咀脸，你老所看见的都和颜悦色。你老要抽雪茄，经理会替你老点火；你老要上夜总会，女秘书随招就到。大家对你老只有唯命是从：在你老的机关里，襄理啦、主任啦、书记啦一看见你老来到，都得马上屁股离椅，GOOD MORNING 之声不绝於耳。你老所接触的都是商业巨子，社会名流，都是些谄媚、恭维、附和的咀脸。

最低层的工友你老很少接见，你老是在冷气房里，而

他们是在阳光下；两个不同命的人之间，没什么好谈的。他们要提到加薪，你老就叫他们滚蛋；他们要罢工向你老闹点穷恶的咀脸，你老就召来「马打」拉他们坐牢，因为罢工是「犯法」的。他们也很少看到你老奸巨滑的咀脸，你老安排的总管啦、主任啦的奴才咀脸，就叫他们看够了！

你成功了，希望你永远是得意的一条龙。周围的人都会向你摆出奉承的咀脸，你的小妾要天天过生日，他们会一年送三百六十五次礼。希望你不要失败，要不然惨啰，变成了一条虫，远近的人的咀脸都是轻视、嘲笑、诅咒，当然生日的事情不要提啦。

讲个老古：周朝时候，齐国大饥荒，有个叫黔敖的财主，假慈悲的在路边赈食，有个饿汉来了，黔敖就摆了一个轻蔑的咀脸，吆喝他来食，那饿汉竟不卖这财主咀脸的账，终不食而死。

一般小市民，如果想学那饿汉，想不看人们丑恶的咀脸而生活，告诉你一条路：饿死有份！

致华文中学教师的一封公开信

首先让我们在这里向各位一路来为华文教育而献身的服务精神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是一群热爱华文教育，从小接受母语教育熏陶的中华儿女，由志同道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我们组织了出版社，出版文艺丛书丛刊，希望通过我们菲薄的个人力量，能够汇集更多有心人的参与，进而带动马华文艺的欣欣向荣！

摸象出版社成立迄今已有四个年头，植根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既无政治背景，更无大人先生们的撑腰，全靠几个「傻子」在默默耕耘，自力更生。如此苦心经营，四年来我们已先后出版了六本丛书和二本丛刊，成绩差堪告慰。

谈到马华文艺，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华文教育。华文教育在我国，一直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中，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影响所及，华校学生母语程度亦有「每下愈况」的趋势。而马华文艺的处境，与华文教育的式微庶几相同，甚至可以视之为难兄难弟。

一路来，我们关心马华文艺的前途，就像关心华文教育一样。我们知道，没有华文教育，马华文艺亦岌岌可危；反过来说，马华文艺走下坡，华校华文程度亦难望获得

提高。两者的关系与命运，就像是唇与齿，所谓唇亡齿寒，其理至明，不容置疑。

虽然，马华文艺不受到社会重视，马华文艺工作者亦处处受排斥，但是我们仍然抱着百折不挠的决心，仍然希望靠着我们的诚心努力，为马华文坛打开一个有利的局面。当然，要拯救马华文艺，单靠文艺工作者是不足为功的。只有靠多方面的实际推动，才可能起着催生作用。而华文中学在这方面，便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环顾我国华文中学府，大大小小不下百间，中学生数以千计，若是马华文艺能深入中学府，学校当局支持马华文艺，图书馆充塞马华文学作品，老师们鼓励学生们购买和阅读马华著作，则中学生有机会接近马华文艺，热爱马华文艺，自能形成一股浓厚健康的读书风气，不受灰黄色文化腐蚀年青学子的身心，有朝一日，华校华文程度势将逐步获得提高，马华文坛后继有人，马华文艺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

当然，上述所说的只是我们的理想，俗语云：事在人为，只要我们肯努力，向着理想的目标前进，相信终有一日会达到目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恳切地向各位老师呼吁，希望各位了解当前马华文艺的艰难处境，明白华文教育与马华文艺不可分割的关系，站在同一条阵线上，自救救人，彼此扶持和关照，使母语教育受到重视，华校学子华文程度日渐提高，马华文艺绝处逢生，则功德无量矣！

末了，我们非常渴望您们的支持和衷诚合作，并愿与您们热烈地握手！

摸象出版社同人 谨启
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

怎样把荒芭变成花园？

怎样把荒芭变成花园

——山芭工

摸象文丛之二：『呐喊以外』，编后话里，说要辟专页，让读者做诸葛亮，出计谋：怎样把荒芭变成花园？

主意很好，可惜我只是山芭工，不是诸葛亮，没法子提出好意见。邀了两位读友，三个人商量，闹了老半天，综合三个人的意见，整理出来试试看吧。

首先，我们觉得，把这个小册子每期赠送二本，给全国各个独立中学，当做招徕的广告，让华文中学的老师和学生知道 有那么一本小册子存在。自然赠书要赠给独中图书馆，不要赠给私人。

其次，从报纸新闻中，知道有一个全国华文写作人协会筹备会，正在热热烈烈筹备着。还要编制写作人的通讯录。

这是好消息。摸象文丛之三，可以把写作人的通讯录印在里面，给大家方便通讯，互相认识与了解！这件工作本身，就是一件互惠的好事。

其三，在各地写作人的小组负责人，也可以徵求代理售卖，推广给每一个文人。欢迎他们买书，也欢迎他们投稿。

最后一点，还可以徵求派报社代售。

这一来，篇幅要逐渐增加，才容纳得下。这牵涉到资

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意见。

是否可以扩大组合？让有兴趣的文友，又有热心参加的，每股二百元，参入为股东。共同来爱护它！

徵求长期订户，分为两种：一种是十元为一个户口的，先交钱开户口，以后每期出版寄到订户手中，总共寄出十二本后，贷款两清。即优待两本。另一种五元的，寄六本为止。即每期寄一本，十二本即是十二期，六本即六期。然后再续订。

是否可行，我们就不懂了。能行得通时，写的人多，读的人多，内容自然会好起来了。



△△ 稿約

-
- (一) 本丛刊欢迎各地爱好写作朋友惠赐各种体裁文艺作品。翻译作品请注明稿源及附简短介绍。
- (二) 来稿请用原稿纸缮写清楚，稿件一经发表，当致送薄酬。
- (三) 本刊对来稿有删改权，不愿删改者请在稿末注明。不得抄袭与一稿两投。
- (四) 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与地址，以便联络。如欲退稿，请附足邮资。
- (五) 来稿请迳寄：

摸象丛刊编辑部

2, JALAN SS1/36,
S.E.A. PARK,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歡迎郵購與代售

- 一 代售者，有优待折扣，十本以上七折。
- 二 邮购者，每本一元。
- 三 代售与邮购者，均请以邮政汇票付款，票面注明 PENERBITAN MERABA GAJAH 收。迳寄“摸象出版社”

2, JALAN SS1/36,
S.E.A. PARK, PETALING JAYA,
SELANGOR.



民族魂

(摸象丛刊之三)

出版者：摸象出版社

2, Jln. SS 1/36,
S.E.A. Park,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编辑者：摸象丛刊编委会

承印者：高藝企業有限公司

Glory Press Sdn. Bhd.
AS-6, Salak South Garden
Jalan Sungai Besi,
Kuala Lumpur.

定 价：马币九角

出版日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份